

兩痴吟草選鈔

大冶朱九如著



I227/1669

大冶朱九如著

西
瘕
吟
集

公元一九八八年十月 张虚谷题

序一·····	一
序二·····	三
序三·····	五
自序·····	七
作者简介·····	一〇
一、古风·····	一一
二、五言律诗·····	一二
三、七言律诗·····	四〇
四、五言绝句·····	一六三
五、七言绝句·····	一六五
六、词稿·····	二〇五
附录：怀人杂咏·····	二一五
楹联选·····	二五二
吟坛诗友赐玉题赠《两痴吟草》·····	二六九

序

一

大冶处鄂南之奥区，居武昌之前卫。西塞枕其左，梁子襟其右。铁山峥嵘，金湖潋滟。灵秀所毓，人文代兴。邑之朱氏，其尤著者矣。朱氏世为邑之望族，诗礼垂训，奕叶流光。朱君九如，幼承家教，苦志力学，克绳祖武，不坠家声。性端谨行笃实，律己以严，待人以恕。持家处世，从无疾言厉色，交友尚义，时有古道热肠。敬慎谦冲，温文尔雅，彬彬然有君子之风。

余识朱君昉于庚申之岁。先是君与余之同乡詹君更生、张君鱼鹜与其族兄朱心明、竟陵朱万烈、大冶詹懋哉等相友善。数子者皆耽吟事，先后退休归来，时有篇什唱酬。余因詹、张二君得耳其名，复读其作，一见投分，遂订交焉。朱君时寓居武昌之全安巷，与余寓密迩，以是时相过从。或谈艺，或衡文，往往抵掌论心，恒至夜阑灯灺；斟今酌古，不违雨夕风晨。信可谓晚逢知己，浑忘老至；相视而笑，莫逆于心者矣。

朱君工诗，善书法。其诗渊源家学，功能颇深。盖其大父璞承公为邑之名儒，夙负时望。虽一生困顿场屋，不得志于主司，以岁贡终；而执教乡里，所从学者甚众，且率多获售，致通显。其叔次诚先生、兄祐亭先生皆负诗名，与当时湘鄂名流相交厚。朱君席世泽之

余烈，渐摩浸渍，肆力于诗古文辞，而于诗之一道，用功尤为勤至。冥搜苦索，朝夕吟哦。常自谓四十始学诗，而成就若此，殊令人不能置信。刘彦和有云：『根之深者其实繁，膏之沃者其光晔』。良由所积者厚，所指者精，故每一篇出，侪辈争相传诵。诗言志。言为心声。朱君之诗，大抵抒性灵，摅怀抱，亦如其人。朱君为人敦厚，故诗亦醇至。尝记其《失围巾》一绝云：『登车拥挤困人群，上下为难窘此身。颈项寒生巾失去，不知温暖属何人？』蔼然仁者之言，怨而不怒。又如《归途口占》云：『访友归来日暮时，支筇信步漫哦诗。吟声幸被车声掩，免得旁人笑我痴』。情至诗痴，历历如绘。其书法亦戛戛独造，时出新意而不失矩度。盖其家藏历代碑版法帖颇富，君自壮至暮，终日临摩研习，寝馈其中。虽晚年厄于目疾，久治无功，有时至不能作字，仍力疾临池，不间寒暑。斯人斯志，信夫，两痴名集，良有以也。

顷因其馆甥汪春华之请，裒集生平积稿，手自整订，加以编次，将梓之以公诸同好，而属余为之序。余惟自与朱君缔交以来，启迪良多，相知寔厚。既承宠命，曷可以不文辞。用是敬缀数言，略叙相知之梗概如此。至于斯集所搜，以其德才之优，自属精金粹玉。既梓之后，粲然陈前。有目者当能共赏也。

戊辰岁首黄梅张虚谷拜序于武昌寓庐之瓮天轩

序 二

诗之传世，系乎人，亦系乎天，人为本，天则次之。诗三百篇，其情真，其辞约，其旨深，故得而传也。情与辞旨，皆作者之力也。故曰：诗之传世，系乎人。然『六笙』之诗，与三百篇同简，情与辞旨相若，竟佚而不传，是天变兵燹之祸也，非作者力之不逮也。故曰：诗之传世，亦系乎天。虽然，古今之诗作多矣，有未经天变兵燹之祸而倏焉湮没者良多，以其情失真，辞未约，旨未深之故也。由是观之，诗之传世，人为本，天则次之，不亦宜乎。

大冶九如朱君，其王父璞丞先生乃季清古文兼书法名家张廉卿先生之甥，曾受业于舅氏门下，研习古文辞、书法。君幼承家学，深得廉卿之法。及长，以文章受知于浠水孔雯掀先生，雯掀为同盟会之元老、民国之大员；爱才若渴，逢人说项。九如君之名，乃不胫而走。然九如君淡于名利，蜚足仕途，惟以吟咏自乐。及国事维新，喜时世之升平，益与二三知友唱和自娱。近年以来，以年老致休，晏居武昌东郊喻山之南麓，日夕与清风明月为伍，悠然不尘扰也。

君之诗，自署为『两痴吟草』均系有感而发，不作无病呻吟，此其情真也；有所作，必反复推敲，惟陈言之尽去，此其辞约；诗中时有寄托，寓教化于世情，此其旨深也，故信其

诗必传也。

或曰：子云诗之传世，系乎人，亦系乎天。今子又云九如君之诗必传，而不及于天，是何故也？曰：今之世，科学昌明之世也。今九如君之诗既付剞劂，必播于四方，天变兵燹不足畏也，故余信其必传也。

余既慕九如君之为人，复重其诗。因志数语，以布景仰之忱。

戊辰孟春红安李修鲁敬撰

序 三

戊辰孟春，得友人朱君九如函，告以其诗集将举而付梓，且杀青矣。读之始而惊，继而喜，再而叹，终而为之贺。诗词梓行，余向以非同侪所能为者，而君能为之，安得不惊且喜？继思诗之于君，终属余事，老犹栖栖于此，所见于明时者，仅为是乎？又不禁低徊而叹。然而，文章千古事也，名山一卷，传之有人，呕心事业，未付东流，故终而为之贺矣。君出自大冶望族，工于诗，兼长书法。因名其书斋曰『两痴轩』，诗集曰《两痴吟草》，自号『两痴轩主』。其诗长于言情状物，清新流畅，内涵炙热，造意深而运词巧，多惊人之语。有以『馆阁』、『田园』、『性灵』、『神韵』论之者，见智见仁，各执一说。余以君之诗，感时而兴，览物而发，未尝刻意摹古，奚必强其纳入古人之流派？如必欲言之，则曰『两痴轩』之诗也。

九如君家学源远流长，尊大父璞丞公，邑之名儒，有诗闻于时；且尝从舅氏鄂州张裕钊先生习书法，得其薪传。君以一身而二者兼承，是诗与书为君家所素有，非幸致而出于人之不意也；顾其书长为诗名所掩耳。乙丑岁，日本书法家访华代表团来汉，兴办『张裕钊、宫岛咏士师徒书法联展』，君曾荐文在报端介绍张氏书法；并应邀参加座谈，挥翰赋诗。自是人始知君固善于书法，慕名求书者甚众，君尝病于目，晚岁尤甚，居恒以是戚戚；余亦为

之忱。然病目于君之诗固无害，养目危坐，浮想联翩，豁然开朗，句如泉涌。其乐以视之浪仙骑驴，长吉寻鬼，实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君不云乎：『目力一蹶不振，而思想尚清』，已先余而言之，何忧之有？

余与九如君异邑而同宗，论齿则忝居兄行。交虽莫逆，而性行有未能尽合者，君浑雅恬适，周慎谦约，口无择言，人多乐与游。余则疏狂不检，于人多所讥弹，非熟知者不愿与近。诗亦浮躁浅露，缺乏器识。故以言行，君为余之黄叔度；言诗，则余家之惠连也。曩者，衡宇相望，过从甚密，至一日而数晤。今则各依子女以居，相去甚远，凡数月才一见。灵犀一点，惟凭诗通，每得传笺，如获至宝，尝以未得尽读君诗为憾。今而后能窥其全豹矣，谨拭目以待。

戊辰春日竟陵朱方烈序于武昌马房山寓庐

自序

余少孤家贫，未尝学问。自少及老，酷好诗词，亦喜学书。髫年先父授以唐诗，能琅琅上口，时喜讽诵。稍长入塾，发家藏旧篋，得先祖父璞丞公遗诗，取而读之，如获至宝。虽未理解，颇能领会其意，心窃慕焉。常于窗课反复吟哦，恬然自得。只以生事劳人，未及冠，即游幕他乡，笔墨生涯，簿书鞅掌，诗与书两者遂辍。

迨年逾三十，深感风尘荏苒，无一技之长，如此人生，太无趣味；而且书香莫继，坠绪堪虞，徬徨者久之。遂有重理旧业之想。乃先搜罗碑帖，恣意临池，继而思之，诗、书、画三者同源，专攻书法，嫌其狭隘，学画愧乏艺术天才，不敢问津，惟学诗尚有蹊径可寻，因幼承庭训，渊源家学，耳濡目染，印象犹深。且诗乃心声，为抒怀寄兴之优美语言，既可陶写性情，又可激发天籁。于是有志于诗学。乃取古人诗卷选而读之；浸渍日久，兴趣日浓。然而，未敢试作。盖自知其功力未达诗人之境界故也。

直至戊戌之岁，余年已四十，适先兄祐亭之幼子授室，试作诗以贺，先兄见而惊，且大喜，乃鼓励大胆写作，并答诗勉之，其中有句云：『诗书本是吾家事，坠绪扶持责与均』得先兄之奖掖与诱导，从此开始写诗。至七十岁时，得诗六百余首。尤以退休后，躬逢盛世，优游

岁月，吟咏偏多。复因结识吟坛群彦，观摩酬唱，时有篇章，此皆时代文明之所赐也。

自顾天资，不逮中材，学无根抵，三十始学书法，四十始学诗词，既无师承，又非专业。数十年来潜修自学，沥血呕心。尤以文革时期，迭受风波，复遭家难。然而，尚不能忘情于二者，此非痴于书而痴于诗者焉能如是。故自题其诗册为『两痴吟草』岂不_レ宜乎？

当戊辰之秋，适余七十初度，女婿汪春华向余索取『两痴吟草』手抄本，并告以即将付梓为余祝寿。骤听之下，惶惶不安。快婿多情，固属可喜。但余自惭诗作简陋，难登大雅之堂。余平日颇自爱惜录存者，无非敝帚自珍，倘付诸剞劂，未免貽笑方家，故再三阻之，弗听，不得已，故听之。乃就七十岁以前作品中，选出四百余首付诸铅印。

此册发行后，忽经连载。积存诗草达一千五百余首。未曾编印续集，原出版者早已散尽。近年各地吟朋索续集者甚多，女儿端重亦催促整编续集，并谓余以目疾日深故手抄稿本字迹模糊，如不付印，后人难于辨认，有碍家藏。余颇韪其言，因此，乃就先后作品统一整理、筛选，得诗千余首，按其体裁分类编排。仍用原名『两痴吟草』，仅附『选钞』二字，付诸铅印。

回顾余自中年学诗以来，迄今时逾半纪，虽作品境界不高，几如春鸟秋虫，自鸣天籁而已。然而，毕生心血尽在其中，诚如『弃之可惜，食之无味』之鸡肋也。既未能藏拙于前，又何

怯人覆瓿于后，今已付印成书，即将出版，海内吟坛耆英，倘遇此册，不嫌葑菲，晋而教之，以匡不逮，则感铭心版矣。

卷首所列序言三篇，系廿年前出版『两痴吟草』初稿时，挚友张虚谷、李修鲁、朱万烈三兄之所赐，今诸兄均已辞尘，因不忘故旧，仍以三序弁其首，余自叙学诗经过与此册编印之缘委如是而已也。

丁亥仲夏朱九如撰于武昌瑜园南麓之两痴轩

作者简介

朱九如别号两痴，一九一九年十二月生，湖北省大冶市人。大专文化。新中国成立前在省、县行政机关担任科秘；新中国成立后，在武汉市粮食系统长期从事财会工作，现已退休。曾参加中华、湖北、武汉诗词学会为会员，湖北省楹联学会为会员；东坡赤壁诗社为社员。被推为鄂州市张裕钊学术研究会理事；湖北省楹联学会、四届理事会顾问；被聘为广州醒醉书画院客座院士；赤壁文学院诗词楹联研究所研究员；北京百年汇文文化发展中心研究员。

幼承庭训，苦志向学，工诗善书法。评者谓其诗淡雅隽永，情真意赅。抒写性灵，造意深远。格律谨严，温柔敦厚，盖渊源于家学故也。其作品甚富，早已选编成册，名曰：《两痴吟草》，已出版。又有诗词、联作品被收入《中华诗词佳作选》、《华夏吟友》、《湖海嘤鸣集》、《荆楚诗词大观》、《新中国诗词大观》、《二十世纪中华诗人代表作》、《当代绝句精选》、《当代律诗精选》、《当代词综》、《华夏凤鸣录》、《神州颂》、《诗人志》、《新千家诗》、《民族魂——人物颂诗词联大观》、《中华美德诗词集录》、《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第一卷上》、《新中国楹联大观》、《中国对联集成湖北卷》等书，全国各地诗词刊物多次刊登其作品。传入《中华当代著名艺术家大辞典》、《当代诗词家大辞典》。先后多次参加诗、词、联大赛，获得金奖、一等奖及授予的各种荣誉称号。

通讯处：华中科技大学基建处转

两痴吟草选钞

大冶朱九如著

一、古风

淑铭四十初度赋长歌贻之

一九六二年

东邻有淑女，君子应好逑。多情来月老，良缘遂我谋。筐篚定君聘，时艰礼不周。登门拜阿母，随俗日相攸。得见慈颜喜，众宾吉语投。次日与君面，芙蓉面上羞。明眸与皓齿，真态入我眸。隔岁成嘉礼，九月黄花稠。芳龄纔十八，我年廿二秋。维时值抗日，避寇如避仇。鄂东赴戎幕，阅岁君来游。英山与黄梅，数载相勾留。当时虽艰苦，美景望中收。花晨与月夕，偕行赏清幽。迨至倭降日，移家汉江头。处境颇惬意，云程展新猷。诂意陵谷变，累君为我愁。差幸天佑善，履险如平畴。老母尚称健，儿女亦顺柔。共享天伦乐，但愿岁月遒。君年虽四十，柔情似水流。挑灯常伴读，烹茶润枯喉。堪称孟光侣，我愧伯鸾俦。相期身共健，偕老乐悠悠。努力共修善，寿算更添筹。长歌为尔寿，付与女儿讴。

戊申年九月二十二日为钧儿十岁生日赋五古一首志庆 得十八韵

嗟余迟得子，四十始添丁。抱汝于襁褓，视同掌上珍。今年满十岁，头角尚峥嵘。读书能强记，落笔点画匀。顾汝颇挺出，冀为独角麟。九月逢廿二，悬弧值令辰。高秋气清爽，菊花色缤纷。举家咸称庆，张筵宴戚亲。特制长寿面，分食与四邻。念兹足为乐，欢呼祝洒频。愿儿成伟器，异日耀门庭。莫与群儿伍，气质文彬彬。力戒嬉与惰，学业精于勤。努力习功课，成绩莫后人。跻攀最高峰，追求博士生。待汝年而立，适余古稀龄。父子合百岁，称觴会众宾。锦衣来戏彩，足慰父母情。

己酉九月二十二日感旧有作

依旧摇落秋老天，茫茫恨海不能填。尚忆去年当此日，为儿十岁设酒筵。闾家老幼咸称庆，儿更欢乐夜不眠。酒酣耳热余狂喜，抽毫拈韵写诗篇。当时情景犹历历，不堪回首话从前。今年一痛何太极，无端奇祸变万千。汝死迄今刚半载，伤心此日是何年。重慈哭孙泪欲枯，父母望儿眼将穿。常谓天公不薄我，今来恶报胡太偏。岂余惭德应遭此，丧明思过

复何言。舐犊情深难已矣，临风一痛一泫然。儿倘有灵望入梦，因果为我说周全。

庚申年腊月初八日詹懋哉因恢复原职退休集饮吟朋志庆席间

分韵余得色字乃写五古一首以谢主人并陈诸吟友一璨

在昔嵇阮辈，竹林号七贤。韵事传千古，文采映后先。吾侪亦七子，交谊堪比肩。文字重研琢，唱和喜珠联。共交以道义，宁止斗吟笺。退休多闲暇，出游辄袂连。就中河间叟，归休人未老。鹤俸喜优厚，雨露润枯草。额手咸称庆，彤彤怀中宝。（谓退休证，红本也）聚饮醉吟朋，筵前玉山倒。绿酒泛金卮，山珍杂海藻。主人固多情，孟光尤贤好。尽欢娱嘉客，盛会诚难得。联翩谢东家，酡颜染春色。

岳麓诗社主编萧湘雁先生以短歌行见赠次韵奉酬

人非木石俱顽状，岂能忘情若太上。佳篇惠我意缠绵，反复读之心向往。先生笔健语惊人，每临山水亦写真。题诗不落古人后，赢得交游文字亲。感君风义兼师友，辅道辅仁交更久。迟识高贤喜不支，引领衡湘望南斗。

次修鲁北京西戒坛寺活动松韵

晚年病懒卧闾里，日上三竿犹未起。兴来挥洒弄柔翰，盾墨时飞双袖底。性癖好静类苍松，言笑与人不苟同。二三吟侣偶酬唱，自惭不辨雅与风。幸获芳邻距不远，曲巷相连无长阪。间日一登北海堂，时领兰言芳在畹。今日读君咏松诗，京师神物久神驰。虽经劫火失灵异，活动佳名仍未衰。生迟悔不登台省，亲抚灵松伴清影。于今有梦梦难真，安得移松植蛇岭。松不能移我无悲，此身当有遇松时。他日有缘得一面，更从佳什证神奇。今索枯肠消白昼，满纸芜词意陈旧。踵事增华愧未能，秃管无花空搔首。

送修鲁携眷赴川旅游

年年避暑暑，并驾适遐方。青城清幽境，可云二故乡。隔岁一相访，藉此逃炎凉。旧馆迎熟客，扫轩罗酒浆。青山为君笑，好鸟为君翔。芳草茸茸碧，野花簇簇香。君子顾而乐，诗兴不寻常。清句珠连串，新篇锦贮囊。言旋压行李，担头闪辉光。归途经锦里，再谒杜老堂。

附：修鲁答谢一律于后